

冯
艺
著

最美的时候

沿着河走

又见曲比

作家出版社

执行者讲述

鲜花告诉我

月为谁清明

果实

腾冲小团坡

国殇二题

走过雪山

五月

母亲

老蓝的母亲

文学的收获

根性的写作

从士多店关门说起

雪兰莪河的美丽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穿越伊斯坦布

望山

夏日的伤痛

劫后重生

鹰飞马雄山

冯
艺
著

作家出版社

沿着
河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沿着河走/冯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54 - 5

I. ①沿… II. ①冯…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816 号

沿着河走

作 者: 冯 艺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9.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54 - 5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沿着河走	1
国殇二题	7
腾冲小团坡	7
果实	13
月为谁清明	20
走过雪山	27
鲜花告诉我	32
执行者诉述	37
阿里山的感伤	44
吴哥之上是金色	51
五月的凤凰花	58
别列捷尔金娜森林	67
走西口	73
又见曲比	77
母亲记	82
像鸟儿一样幸福	90

	最美的时候	95
	致一九七九	
沿	——回白石桥看我的幸福季节	102
着	其实，我们都没醉	108
河	我的北海文友	115
	谁为我们祝福	125
走	老蓝的母亲	130
	伯母的粽子	135
	文学的收获	138
2	根性的写作	143
	生活依然迷人	146
	从士多店关门说起	149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153
	雪兰莪河的美丽	161
	穿越伊斯坦布尔	166
	望山	173
	夏日的伤痛	182
	劫后重生	187
	鹰飞马雄山	192
	水是桂林的	196
	茉莉花开	200
	秋日散步净月潭	204
	挂在心上的眼泪	209

除了山水，还有什么	214	
留在记忆的铁路线	222	
逛西约街	227	沿
看桥	232	着
祥云飘过头顶	237	
梦的水岸	241	河
冠头岭下	246	走
林村看戏	251	
心有清凉	257	
靖西女人	261	3
板池天琴声	266	
三月糯米香	271	
瑶山石牌	277	
里湖的色彩	281	
回到瓦桥的故事	286	
漂流布柳河	290	
亲近德天	294	
美丽就差那么一点点	298	
后记	302	

沿着河走

路够远的，坐了很久的车，然后，沿着一条河边上走。山谷很窄，窄得像一条长蛇。那年，要不是父亲下决心领着我回老家一趟，我真不知道，老家竟在深山里，很荒僻，却很美。河的两岸青山耸峙，河水中岩石要么只露出一点点，要么干脆没在水中。河水顺着蛇一样的山谷流淌着，很远，不知尽头。老家破旧的房子建在河边，打开门，就看到绕着稻田流淌的河水。

阳光停留在岸边竹子的末梢，原始稻作田里耕牛悠闲地时而低头啃着青草，时而抬起头来独自哞哞，似乎向我讲着一些远离喧哗的事情。平时，父亲总是对我们尽情地说起那些艰难岁月走过的十万大山，却从来没有向我们谈过家门田园的一湾碧水。

老家永远是游子难以释怀的归宿。父亲离开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老家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这条小河边上的时候。我想，在这之前一个个寂寞和相思煎熬的夜晚，父亲一定会常常梦见这条小河，这清澈河水，一定是他儿时常常眷顾的地方，因为这条小河是村里孩子的游乐场，天天都能掀起一波波喧嚣的水花。天快黑了，忙碌了一天的母亲们记起了孩子，在一片呼唤或责骂声中，玩得正乐的孩子们一个个不舍地从河里走了上来。

那天，走进家门，父亲再也回不到童年，面对着老屋中堂墙上挂着的爷爷奶奶的相片，走过枪林弹雨和心灵摧残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的父亲，却无法堵住泪水的闸门。屋外那粼粼的水声，让他的心似有无边的寂寞和凄凉，受尽苦难的父母早已如水远去，家也随着他们而远去了。目之所及的景物，令父亲奔涌般的泪水如湍急的河水，在他的心里搅起圈圈旋涡。

在现在说起来快要让人忘记的日子里，父亲循着小河流水的方向，用一个青年的热渴，敞开了深藏的夙愿。可是他看到的是人们艰难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他背负了忧患和创伤。也许他曾经把流过家门的河作为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倾听者，看着身边流过的河水，想要找寻心中的上善之水，更找寻哪一条河可以成就他梦中的奔腾不息和汹涌跌宕。

终于有一天，他沿着河走，翻山而去，看远方是更高更大的山峦，目光看着小河远去，心一点一点地沉重了起来，于是，有了一种血性的升华。从此，他知道了“国家”的概

念，他要把生命的激情平摊于天宇之下。他离开了老家，去寻找更大的江河。

然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一定是苦难，要么是死亡，要么是无处寻觅的离乱。对许多人而言，留在老家终日牵肠挂肚的父母，就像挂在墙上的相片，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深深的皱纹。我感到一般人的皱纹都长在额头和眼角的周围，而他们却连双颊都不曾空着，犹如老家的崇山，皱皱折折，深邃而深重。战争使多少人的骨肉，不是草草浅埋在荒山野岭，便是漂泊千里，音讯杳无。可是，当一个时代结束，又一个时代诞生时，远在深山的父老双亲想到的便是燃香一炷，祈望青烟上天，给那个混沌世间中死去的亲人捎去战争终结的消息，也呼唤着活着的儿子早早回家。

已经是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的父亲，作为在枪林弹雨中风餐露宿的胜利者，却还来不及回家，便被卷入到一场又一场的“折腾”。原因很“简单”，一是他沿着河走，进了城，上了学，为了“地下革命”的需要，给一家报馆写一些反饥饿反内战的文章，而这家报纸在战争胜利后被定为“托洛茨基派”的报纸，此后，父亲再也无法辨清与那莫须有“托派分子”的干系；二是因为那位我连相片也没有见过的伯父，父亲的胞兄。那时，战争已打了很多年，许多年轻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国民政府在缺乏兵员的困境下四处买兵，说有粥吃，有衣穿。山里生活困难，父亲还年幼，为了生活，伯父便跟着别人一起沿着河走，成为国民党军一员。几年后，与参加革命的父亲成为了陌路。战火消停后，作为另一阵营的

战败者，伯父倒在了新政权公审大会的枪口下，是我年幼的堂兄连夜把他拖回，浅埋在荒芜的山岗上。这两个“简单”造成了父亲整整三十年起伏跌宕、冤狱横生的“复杂”命运。父亲没有回家，父亲回不了家，发配到了离故乡更遥远的地方。我的爷爷奶奶亲眼目睹了伯父的倒下，又听闻父亲的不测，未能团圆望眼欲穿的老人痛入骨髓。

在老家的祖屋，我把视线停留在两位老人安静的照片上，我想象着，在艰难日子里拉扯大的两个孩子决意离家那一刻他们的心情。我给他们点上一炷香，拿在手上，想起了曾经背过的那首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孟郊把母亲的心愿，把对儿子的爱表达得至真至诚，而乱世中我的奶奶是否知道自己的儿子沿着河边走，就意味着将生离死别呢？浩浩人间，不论战争与和平，有孟母的母爱，就有所有人的母爱，而处在战乱中的母爱更令人揪心扯肺。那天，我的奶奶一定是久久地站在河边看着儿子的背影，越走越小，越来越模糊。那时整个村子，奶奶一定感觉到无比荒凉，冷风吹着她的头发，孤独的身躯站在萧瑟的旷野里。或许她的心里早就知道，这一离别，就是永别了。家破了，国破了，但充满阴阳的世界里依然充满着母爱，或悲或喜，或乐或哀，浸透着母亲的殷殷心血。或许她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沿着河边远去的儿子，会穿上不同颜色的军装，穿上军服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竟是敌人，脱了军装便是同胞共脉的兄弟。或许她还不知道，30年未能回家尽孝替她分忧的小儿子，竟被足足审查

了三十年。如此的惨烈，真不知道爷爷奶奶是如何走过，人间的委屈，生活的苦头，他们至死保持着相片上的笑容。第一次回家的父亲失声痛哭，哭这一切。

奶奶积淀的坚韧性格，父亲承续着。这些积淀和承续使父亲在极端的境遇中有一种心力支撑。生命中的一层层阴影，始终包围和笼罩着父亲，多少次申诉遭遇各种来源不明的阻挠，自己营垒中的“同志”在权力场的争斗，一场场的运动接踵而至，“一放”便是三十年的生死折磨。苦难当然也伴随着我，让我自小懂得了什么叫世态炎凉。这种无奈练就了父亲笑对苦难的信念和态度，也使我深深知道人生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决不相信，人只有在愚昧之中，才能随顺自然安度一生。

眼前的一切模糊了起来，香火成了一团火苗，轻轻跳动，这一团跳动的火苗，始终在我的心中。

同样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作家龙应台说过，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从江河流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我老家的小河没有码头，也没有船，父辈沿着河走的历史已河水般无声地流过，如今一些章节无法书写，像风过无痕；一些字句无法印刷，像被水打湿，我看到的是月光下河水泛起的光耀，抚摸到时光照在心头那丝丝寒意。

沿着河走，是为了寻找更大的江河，也成为了一代代人
对一段历史的万种滋味，那“隐忍不言的伤”埋在历史的深处
隐隐作痛。可是，我注定爱着老家深山里的这条小河，因

为我生命的根须就在岸上。沿着河走，它让我感激生命给予一双眼睛和一个脑袋，去关注和感受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中国故事。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少了。对年轻一代尤其如此，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面对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我想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是教训。如果有问题不谈论藏起来，始终当做秘密或者禁忌，那非常危险。”这是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波兰电影导演安杰依·瓦依达曾经对自己导演的电影《卡廷惨案》说的。

国殇二题

腾冲小团坡

为了追寻父辈们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真相，我走访了许多出生入死的老人，韦二是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个。

韦二，八十多岁了，在人们的眼里，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没人见他哭过，也很少见他有过笑脸。然而那天，韦二和他的老伴在家看了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韦二哭了。几天后，韦二的儿子带着他和老伴去了趟腾冲，在国殇墓园的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展台前，韦二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位年轻战士与日军搏斗得血肉横飞，那种痛苦尽管难以自抑，却还用枪杆撑起模糊的身躯，他张开大口，垂死前仿佛一口白牙也要咬死一个入侵者。韦二很想把这张照片撕下

来。他不能。他只能在这张照片前留了个影。

他拿着这张留影照片说：“我的战友啊，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见到他了，虽然在照片上。要是像他一样在战场上‘壮烈’，我后来的日子就不那么苦了。”说话间，他的眼睛闪着泪水。

韦二出生于广西宾阳县一户农家，十六岁那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表兄拉他参军，说去打日本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国家被侵略，那时候不是说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吗？我们是为了国家上的前线。第一仗就是参加杜聿明军长在我家乡指挥的大仗。”韦二所说的是1939年12月，为打通西南交通线，国民党最精锐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向驻守在昆仑关的日军发动攻击。战斗中全军将士奋勇搏杀，三复三克，重创了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台儿庄等战役、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歼敌四千余人。此战作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辉煌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痕迹。战后，韦二跟着部队到云南，他被编入第二十集团军。1944年夏天，二十集团军直逼陷落于日军手中两年的腾冲城。重访腾冲回来后，韦二开始向人们说起过去从不敢说过的腾冲之战。

他说：“腾冲很难打，它的城墙是五百多年前当地人用石头筑成的，连四个城门都是用铁板做成的。7月底，我们三连攻打腾冲城外的来凤山日军阵地。之前，进攻了两次，都没有上去。一天晚上八点，我们再次向山上发起攻击，三

连打头阵，全连有一百五十多人，冲上去后就被打得只剩十几个人，二连没剩几个人。”来凤山是腾冲城外的至高点，山上有隧道通往城内，日军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用在来凤山上。

“我们刚冲上山头不久，日本人又冒出来，子弹、火炮像下雨一样向我们打来，我们一退下来，日本人就追了下来，当时受伤的战友王夫跑不及，叫我们赶紧退回去。王夫拖着伤痛与日本鬼子肉搏，被藏在一个隐蔽坑里的美国兵拍摄下来。就在我们快退到自己阵地时，我听到后面山上一声爆炸声，是王夫拉响了一颗手雷和他身边的五六个日军同归于尽。”

韦二说，打仗前王夫与他说过，自己“万一”不幸就“成仁”，决不当俘虏。最后，韦二他们使用美制44式火焰喷射器才攻下了来凤山。

当硝烟散尽，又有谁能想象得出，在腾冲的山野上留下了多少像王夫这样的血肉之躯？韦二悲壮的往事不时跳上我的心头。

前些日子我到了云南。办完事，朋友问想到下面什么地方走走？我说去腾冲。终于，我可以去看一看韦二们的腾冲，看一看国殇墓园了。

那天到腾冲小团坡，斜阳衔山，四周挟裹着阵阵冷风。下车便看到墓园门额上“国殇墓园”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沉重而肃穆。这是腾冲籍民国元老李根源借楚辞《国殇》而题的刻石。腾冲各界民众为了纪念腾冲血战的胜利，缅怀先烈，决定厚葬阵亡将士，在城郊小团坡建立忠烈祠、烈士冢

和纪念碑，于次年抗战八周年的7月7日正式落成，命名为国殇墓园。

沿
着
河
走

10

沿着门内的甬道溯步而上，但见忠烈祠周边数棵高大倔强的杜鹃树上，花开满枝，不倨不傲，坦坦荡荡。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杜鹃花，鹅黄中透着金色，尊严高贵，这样乍现在墓园里的杜鹃让我惊心。忠烈祠门头悬放着于右任草书的“忠烈祠”牌匾，祠内黑色碑石上安放着重九千一百八十六位阵亡将士的名录，那是韦二的战友。蒋中正的题词“河岳英灵”刻于祠的上檐，两楹是何应钦题联“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和“光照日月生荣死哀”。我眼前闪过一道阴森的寒光，隐约听到了风声、枪炮声与灵魂的尖叫声，王夫和他的战友们像潮水般一浪高于一浪涌上日军阵地，顷刻又像退潮般卷下，罪恶的子弹穿过他们的胸腔，成片的影子倒伏于山野。人们都说杜鹃鸟啼血成花，那一定是王夫们把旷野当做自己生命的归宿，一朵朵盛开、渐开、含苞都自然芳香，壮烈洒脱。

直指苍穹的纪念碑巍然立在小团坡上方，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霍揆章将军在碑文中这样叙述腾冲会战：“腾冲城垣坚厚，河流环绕，锁钥边陲，素称险固，倭寇盘踞两年，密缮守备，洞穴隧道，纵横交通，炮垒枪巢，星罗棋布”。“凶悍之敌，犹负隅困斗，凭借坚固之工事，与街市之房屋，步步争持，处处激战，硝烟蔽日，弹雨迷天，肉搏血飞，草薶禽猕，历四十余昼夜，至九月十四日，将敌完全歼灭。岩疆重镇，重见天日。积尸为阜，流血成渠。锦绣市廛，尽成瓦

砾，遗民相见，痛哭失声……”一个个长满青苔的墓冢阶梯式整齐排列至山顶，呈半球状的山坡上竖着三千一百六十八块碑石，上面分别铭刻着三千一百六十八位殉国者的名字。我仿若看见晚霞照在这支部队一个个威武不屈的壮士脸上，一个个忠勇刚强，视死如归，慍悍却敌；他们是一把把锋芒闪烁的利剑，向着鬼子头上砍去，令一万多名日军魂销他乡。

栖身于树上的乌鸦悲凉而强劲地啼叫，刺痛我的心。我仿佛触动了这场战争的真实，听到了王夫韦二等浴血勇士的呐喊，及其背负的满心伤痛。这些埋在一抔黄土之下的王夫们，都是娘肚里生下的孩子，他们大多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却远离故土和亲人，投身于残酷的绞杀之中，美好的年华被枪弹打得百孔千疮；然而，他们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以身许国，毫不惧怕。

墓园的抗战纪念馆，王夫牺牲前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影像都记录着腾冲会战的场面。生动的场景、故事和细节，展现已经远去了的硝烟，追怀一种恒久的精神，让我感奋，又让我唏嘘。

腾冲血战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一页悲壮的篇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以血诚之心阅读这段史诗。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意识形态的错位，使得这场残酷而闪亮的战役长时间被历史遗忘，墓园过去几十年一直关闭着，埋葬于小团坡三千一百六十八个荒冢一直被尘封于历史幽暗的密林中。原因是人们不敢说真话，人人远离国家生活中的某些重